

武林三小

上官云飞 著
下册



第十一章 力挫凶顽

“肖剑秋！”玉兰突口而出。

所幸场中群豪此时也都哗然，梅保和玉兰的声音已被淹没，才不至于暴露身影。

“想不到身为四川青城堂堂掌门人，竟如此卑劣，妄图逞霸武林，君临江湖，此人不除，江湖将永无宁日。”梅保心中想着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腰中的银蛇剑。

“怎么办，梅兄？”玉兰轻声道。

“别动，看看再说。”梅保轻声答道。

“哈哈……”肖剑秋仰天狂笑。“没想到吧，老夫退出青城，金盆洗手，并非要退出武林，而是要逞霸江湖。君临天下，谁若不服，哼哼！”

肖剑秋话音未落，站在四围手执火把和各类兵器的天王教徒齐声答道：

“格杀勿论。”

天王教徒有一百余人，且人人身怀绝技，内力深厚，此时同声呼喊，又贯注了内力，声势端的骇人。

场内群豪先是一片惊叹，他们万没料到将十大门派诱到此地的人，竟是青城原来的掌门人。有骂的，有喊的，连青城派现任掌门人，肖剑秋的大弟子李羽也惊奇不已。此时慑于天王教的声威，一个个缄口不语。偌大的山坳，只听到人们粗壮的呼吸声。

“顺我者，左站！”肖剑秋声色俱厉。在如此静寂的山坳中突然响起这一声虎吼，场中许多人竟都忍不住身体一抖，连爬在洞口的玉兰都激灵灵打了个寒战。

“左站，左站！”天王教徒一叠声喊道。

然而，任你千呼万唤，场中群豪竟不言不动，便似泥塑木雕一般。

“左护法何在？”肖剑秋低呼一声道。

“属下在。”随着话音，一条人影飘落高台之上，向着肖剑秋弯腰施礼。

梅保定睛看时，原来是长白三怪中的跛足怪刘岩。心中不觉好笑。暗道：“天王教左护法是位肢体不全之人，这头一个出场，确是大不吉利。二怪当了左护法，莫非大怪、三怪也都当了护法不成？倘如此，天王教也必是个残缺不全之教。”想起当日三怪强迫自己拜师，又觉得有趣。他们虽说把自己逼入山涧，但自己因祸得福，习得了青衫客震世神功，将武林十大门派的震帮之学、不传之秘破除净尽，想起来，还真得谢谢三怪呢。

梅保这里胡乱想着。肖剑秋早已向跛足怪刘岩下达了口令。

“场中群雄今天好象都成了聋哑人，本教主令出如山，

他们竟不动，你去帮帮他们！”肖剑秋目光从场内群豪的身上缓缓扫过，口中冷冷道。

“属下明白。”刘岩话落，拐杖在地上一顿，身体已电射而起，直扑台下群雄，但见杖影连闪，已有十多人被点倒地。顿时惨嚎连声。

梅保看在眼里，心中大疑：三怪能有多大本事，何以举手投足便点倒十多人？而被点之人，竟无一人还手？但接着他便明白：各门派掌门人及其门下弟子之所以俱不还手，定是早已受制，或服食毒物，或穴道被封，他们空有一身武功，却只能眼睁睁受人摆布。

“可是，”梅保又想，“何以少林掌门智刚大师、武当掌门天鹤子也都袖手旁观呢？以他们出神入化的功力，是决不会轻易堕入圈套的，莫非他们另有打算？”

跛足怪刘岩杖影又闪，拐端直向恒山云中师太的天池穴点来。天池穴乃人身要穴，正处两乳外侧。刘岩这一杖不仅点得很辣，而且极为下流。然云中师太要穴受制，眼看跛足怪拐端点到，空有一身功力，可身体却无法闪避。只急得泪水夺眶而出，想不到自己一生清白，冰清玉洁，今天却要受此奇耻大辱。

“无耻狗贼。”云中师太咬牙切齿道。

“本护法，”刘岩将拐杖持平，暗运真力，“奉命行事。”话未落，拐杖倏然点出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少林掌门智刚大师低喧一声佛号，双掌一合，未见作势，刘岩便感到有一股大力向自己背后涌来，重逾千斤，直迫内脏。此拐若是继续点向云中师太，自己

必会被伤内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高手护卫的本能，使他将点出的拐杖硬生生收回，中途折转，猛然回扫，同时身体向侧旁疾闪。

刘岩躲过了智刚大师的一掌，但点向云中师太的拐杖也告落空。云中师太感激地瞧了一眼智刚大师。

“到底是和尚尼姑，尼姑和尚，我点她，你心疼。”刘岩“嘿嘿”一笑道。

“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刘施主可否给这些人解了穴道？”智刚大师转眼瞧了瞧在地上惨呼不已的十多位各派弟子。

“好，既然大师开了金口，放过他们也无不可。我们教主那里，须得你去应付。”

“贫僧自会与肖施主答话。”

跛足怪刘岩再次抡起拐杖，拐影连闪，惨呼不已的十多位倒地弟子，此时皆都停止了呼喊，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只是呼呼喘气。

“大师请。”跛足怪刘岩话落，铁拐在地上一顿，身体已如鹰隼般腾空直起，而后从空泄落，稳稳地立在了台上。

刚才的一切，梅保都看得清楚，少林智刚大师出手为云中师太解围，这原本在他的意料之中，此时闻智刚大师要与肖剑秋正面答话，便知有好戏将要开演了。他回头望了望玉兰，恰值玉兰也正在望他，四目相视，他们为群雄悬着的心现在总算放下了。

跛足怪刘岩刚才展示的轻功，梅保由衷的敬佩，心想：“别瞧刘岩腿脚不好，轻功还真有独到之处。”他却不知

道，正因为刘岩是个跛足，所以他才在轻功上下了苦功，那手中的铁拐更比常人的腿脚不知快捷多少倍，只要轻轻在地上一抖，身体便会腾跃而起，确是快速绝伦，罕有匹敌。

此时刘岩站在肖剑秋身前。弯腰施礼毕，恭恭敬敬地道：

“回教主，少林掌门智刚求见。”

肖剑秋冷漠的面孔浮上一层笑意。他站起身来，口中说道，“请！”便迈步向台前走去。

智刚大师僧袍轻扬，大袖飘飘，未见作势，身体已飘落台上。

“阿弥陀佛。”智刚低喧一声佛号道，“肖施主请了。”

“本教主应天意顺人心，一统武林，使江湖无门派之别，使武功无正邪之分，练功习武，强身健体，实是天下幸甚，武林幸甚，大师想不会反对吧？”

“阿弥陀佛。施主所言，实是应天顺人。但施主将武林十大门派掌门人用计诱来此地，或用点穴，或用迷药，将大家困囚此谷，且在谷底埋藏下数千斤炸药，迫使大家并入天王教，称你为主，这种手段，恐怕就不好了吧。”

梅保一听，心中大惊。怪不得少林掌门智刚大师不敢放手一搏，原来这山坳里还有这多机关，闹不好，来个同归于尽，可就大大不妥、不妥之至了。他目光不由地在山坳中扫了一遍。群雄挨挨挤挤站在谷底，四周山坡上是手执火把的天王教徒。肖剑秋则身在高台之上，背后有六位年青武士，一个个按剑而立。在台边是东方林父女。只是不知机关在于何地。

“只要大家同意并入天王教，咱们便是一家人了，本教主立即拆除机关，自不会伤害大家。但若有谁一意孤行，本教主自不可不防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施主早有杀人之心，又怎能令天下人心服？”

“哈哈——”肖剑秋一阵狂笑道，“他们皆是我阶下囚，其生死之柄在我，他们不服又待怎样？我又何必他们心服？”

“善哉，善哉，出家人以慈善为本，若如施主所言，众人不服皆杀之，必会天怒人怨。若能使人心服岂不更好？”

“唔，莫非大师有甚妙法可以令人心服不成？”

“依贫僧之见，你、我各出数人，逐个比试，若你输，就要放我等回去；若我们输了，自然要听从摆布。”

“你是想用车轮战斗我一人？”

“不，我们可以只让门人弟子出手，我等掌门人作好公证即可。”

肖剑秋一听，心中一松。他曾为青城派掌门人，其野心早在十数年前便已萌发，当时青城与江湖九大门派交厚，肖剑秋总想方设法窥探别派的不传之秘，加上他本身天资极厚，故也学到很多别派秘学，之后便潜心破解，竟然大有成效，他之所以敢公然开坛，实际也仗恃能破解各门派绝学。

肖剑秋退出青城之后，便招收了六大侍卫，称为六龙。这六个人全是练武奇才，天资极好。他便将各门派的绝学

分传六人，同时又授以破解之法，他早有意让六大侍卫迎战六大掌门，已验证自己破解之术的功效。现在听智刚大师言说双方各选数名弟子以决胜负，自然是正中心怀。
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肖剑秋心想，反正他们在我控制之下，万一我三场战败，照样将他们埋骨此处，但表面不动声色。“咱们各出三位弟子，三比两胜，败者服从胜者。”

“是极、是极，”智刚大师道，“要是肖施主胜了两场，我等众人便任由发落。倘若我们胜了呢？”

“本教主退出江湖，永不现世。”肖剑秋言之凿凿。

“肖掌门，”云中师太此时也飘身上台插言道，“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”

“本教主言出必信，驷马难追。”

“那么贫道愿与少林大师、恒山师太共同为证，我们这就选人出来。”始终未出声的武当天鹤子道长，此时也掠至台侧。随即用手一招，只见台下早有一人腾空掠起，紫衣飘飘，长袖轻扬，身姿曼妙无比，只一眨眼，早已稳稳地落在高台之上。

梅保定睛看时，原来是武当天鹤子的大弟子，紫衣秀士未凌霄，此人梅保早已认识，衡阳城东方府赏剑会上，未凌霄曾丢丑露乖，此时被天鹤道长招出，而且是打头阵，梅保便觉有些费解，心想：莫非天鹤道长将武当镇山之术、不传之秘“御风剑”法传给了未凌霄？瞧台上时，武当天鹤子已经退立一旁。

“贫道弟子未凌霄可打头阵，肖掌门以为如何？”天鹤子道。

“好！”肖剑秋把手向背后一招道：“五侍卫，你可迎战未凌霄。”

“属下明白。”在肖剑秋背后站立的侍卫中，走出一位英俊豪迈的青年，这就是肖剑秋号称六龙六卫士中的五龙肖杰。

肖剑秋卫士的功夫，全是他本人传授。他有意识地将各门派绝技分传六人，每一名卫士，要精通一派镇帮之功。五龙肖杰专练武当剑法，故此时让他迎战未凌霄。

“肖兄，请！”未凌霄双手一抱拳，内力已汹汹推出，看去有礼，实则无情。

“未兄请！”肖杰也不怠慢，还了一礼，迎着来势推出两股掌风。

两人内力一接，皆都大吃一惊，心知功力相当，这一战恐怕要势均力敌，难分胜负了。

未凌霄心思电转，暗想高手过招，先下手主动，当下更不耽搁，轻飘飘拍出一掌，叫道：“肖兄，请接掌。”

这一掌招式未见奇特，但掌到中途，忽然微微摇晃，登时一掌变两掌，两掌变四掌，四掌变八掌。

“千手如来掌。”肖杰脱口而出道。心知再若迟得片刻，他便八掌变十六掌，进而幻化为三十二掌，当即“呼”地一掌拍出，攻向未凌霄右肩。未凌霄左掌从右掌掌底穿出，仍是微微晃动，一变二，二变四的掌影飞舞。肖杰身子跃起，“呼呼”还了两掌。

梅保居高临下，凝神细看，但见未凌霄掌法变幻莫测，每一掌击出，甫到中途，已变为好几个方位，掌法如此奇

幻，直是生平所未睹。心想，未凌霄果然不愧武当天鹤道长的首徒，今日已非昔比，确实得了武当真传。再瞧肖杰时，见他的掌法甚是质朴，出掌收掌，似乎显得颇为室涩生硬，但不论未凌霄的掌法如何离奇莫测，一当肖杰的掌力送到，他必随之变招，看来两人旗鼓相当，功力等齐。

梅保拳脚功夫造诣甚浅，台下两人虽是末学后进，但却得掌门人的亲传，两人对掌，便似双方掌门人对掌一般，两人所用招式，都是当世最高深的掌法，他看的莫名其妙，浑不明其中精奥。心想：“武当派的剑法为长，‘御风剑’乃其镇派之功，何以未凌霄一味施展掌法？而不用剑术呢？若是我在斗场，只有用剑法一味抢攻了。”看了一会儿，只见肖杰突然双掌平平推出，未凌霄连退三步。梅保大吃一惊，暗叫，“啊哟，糟糕，未凌霄要输。”接着便见未凌霄左掌划了几个圈子，右掌急拍，上下左右，拍得几拍，肖杰便退了一步，再拍几拍，肖杰又退一步。梅保心道：“还好，还好！”

玉兰的目光也在注视台上的打斗，心中也暗自赞叹。她想：“两名弟子，掌式已是如此神妙，其师当更为厉害。武当享誉武林数百年，果然非同小可。肖剑秋自创天王教，果然也非徒具虚名。今日一场打斗，看来是有热闹好瞧了。”

两人酣斗良久，竟似师兄弟拆招一般，肖杰所用招式，焉然竟是武当功夫。

“该用绝招了。”梅保口中不说，心下暗想，“武当‘御风剑’法一经展开，谅肖杰必败无疑。难道未凌霄未获传授？”又一想：“不对，天鹤道长既要他打头阵，必

有所恃，武当绝学定已传授与他。我且看他怎样斗败肖杰。”

果然，梅保想未已，未凌霄掌势突变，由原来的飘忽不定，此时变得凝重有力，一记记掌力拍出，竟隐隐然有风声响起。

“御风剑，”梅保差点脱口而出，他在衡阳山谷拜青衫客为师，曾对十大门派的独门绝学细为参详、练习，“御风剑”法是其中一门。他从青衫客留柬中得知武当以剑为最，所以对武当“御风剑”特别用心。但出道以来，从未见有人用过。此时见未凌霄使了出来，虽是以掌代剑，但风声隐隐，剑气森森，不由大为敬服。心想，“这下肖杰要败落了。”

瞧台上时，却见肖杰并无丝毫惧色，招式随之一变，竟也是以掌代剑，恰好将未凌霄掌势克制。

未凌霄“御风剑”展开，还道不用数掌，必可将肖杰击伤，孰料数招一过，反觉处处受制，心中不由大急。此一战，关系到武林前途，各门派命运，若是败落，不仅遗羞师门，更主要的将会断送十大门派的前程。

未凌霄如此一想，岂知犯了比武大忌。高手过招，岂容他顾。方寸一乱，先机尽失，不由地目光一扫，瞥见智刚大师、云中师太和师傅天鹤道长六道目光全都注视自己，更是大急。当即急攻数掌。拍到第四掌时，猛觉右臂微微一麻，内力运转不甚舒畅，不由得大惊。知道这是自身内力不继之兆。心想再斗下去，看来也难取胜，眼见对方左掌拍到，一声呼喝，一招“苍龙出海”，左掌挟十成功力，迅捷无伦的迎了上去。

看看双掌将要击实，肖杰左掌突然缩回，右掌“玉带围腰”横削而至。此时未凌霄右臂微麻，左掌在外，内力皆已注入左臂，眼见对方右掌横削而至，一个措手不及，被肖杰点中带脉，跟着左手一指，点中了心口，未凌霄身子一软，摔倒在地。

众人大惊之下，纷纷呼喝，台下群雄一齐拥至台前。

“阿弥陀佛。肖施主果然是奇才，连侍卫也身怀奇功。这头一阵，肖施主胜了。”智刚大师双手合十道。

“大师还算公平，且看第二阵如何？”肖剑秋满面得意。

武当天鹤道长长袖甩过，解开了未凌霄被闭经络，未凌霄一声不响跳下台去。

“华山何龙师侄可在？”武当天鹤道长向着台下扬声叫道。

随着天鹤子的话音，一条人影掠上高台。

“回师伯，小侄何龙在。”何龙站在天鹤子面前，弯腰施礼道。

“你可打这第二阵，许胜不许败。”

“师伯放心，小侄明白。”

“好，你要多加小心。”天鹤子又转向肖剑秋道，“你们谁人出战？”

肖剑秋将手向背后一招。

“三侍卫肖亮迎战何龙，也是许胜不许败。”肖剑秋冷道。

“属下明白。”随着话音，肖亮一掠而前，向着何龙道，“何兄，请赐教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，”何龙“呛啷”一声拔出了镇山剑，但见蓝汪汪，便似一道清泉，在夜色中显得极为醒目。“我可是要用兵器的。”

“请便。”肖亮答着话，手中已多了一把铁尺。

何龙再未多话，镇山剑在空中划过，一缕蓝光疾向肖亮卷来。

“来的好，”肖亮喝道，手中铁尺挥动，织就了一张黑色帷幕，将蓝光一一挡在幕外。

何龙剑势飘忽不定，迅疾无比，片刻间已变了十来种招数。

肖亮给何龙陡然一轮急攻，一时间竟是守多攻少。他只是将铁尺使动，将何龙的剑招一一挡开。

梅保扭头望向玉兰，见玉兰正全神贯注盯着斗场，脸上神情忽喜忽忧，一时惊疑，一时惋惜，一时攒眉沉思，一时紧张万分，倒似比她亲自决战犹为要紧。梅保心想：

“第一仗，天王教胜，若第二仗天王教再胜，这站在谷中的十大门派便要全都并入天王教，这是关键一战，怪不得兰妹如此挂心，但愿何龙能胜了此场。”

慢慢斜过眼去，见智刚大师、云中师太和天鹤道长三人并肩而立。智刚大师双目微闭，合掌当胸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似乎对斗场漠不关心；云中师太单掌当胸，另一手持着一柄拂尘，双目炯炯有神，对斗场情况极为担心；天鹤道长宽大的道袍便似钢浇铁铸一般，显出定力非凡，但脸上

阴晴不定，显然对这第二场比试也很关心。在三位掌门人对面，是面含微笑的肖剑秋，他似乎胜券在握，稳当武林魁首。在肖剑秋身后，是他的侍卫，一色劲装，20多岁，模样颇为利落。五人全都虎视眈眈盯着斗场。在高台的另一角，是带着刑具的东方林父女。此时两人坐在一块巨石上，对场中情形似乎漠不关心。

台上众人乃当今武林中顶尖人物，若不是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观战，自己在洞口藏身这么久，虽然竭力屏气凝息，多半还是早已给下面众人发觉了。梅保暗想：“但愿何龙快些取胜，然后再胜一场，三战两胜，便可将天王教尽数遣散，这样，自己也好尽早和东方义弟相会了。”

一想到和东方玉对面相晤，不由得胸口一热，连耳朵也觉冒出了火星。自忖：“东方玉女扮男妆，与我多时相处，竟未能发现其伪，真是粗心之至。今后，我真的要二位义弟结为夫妻吗？”想到两位义弟，不由自主地望了望身边的玉兰，只觉少女特有的青春气息一阵阵袭来，似麝非麝，似兰非兰，中人欲醉。转而望向东方玉，但瞧她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身带刑具，状极痛苦。心中不由一凛，暗道：“东方弟正在受苦，我还有心去想儿女之情。她待我情深意重，我定要为她雪此奇耻，肖剑秋和天王教徒都该死。”

梅保向东方玉望了几眼，不忍再看，便转而望向斗场。此时肖亮已完全处在下风，铁尺出招极短，攻不到一尺便即缩回；竟似只守不攻。而何龙已展开了华山绝学“紫霄剑法”。但瞧剑势圆转如意，刚柔兼备，或飘忽似梦幻，

或迅疾如闪电，但不论如何变化，却总是攻不进肖亮的防线。

站在台下的华山掌门纪超群此时两手快要握出水来，双目尽赤，牙齿咬得铁紧，何龙是他的得意门徒，他将自己毕生所学全部倾囊传授与他，何龙除功力火候尚有不足之外，已得到了他全部真传，此次若是斗败，无异是自己败落。他边看边觉纳闷：华山不传之秘“紫霄剑法”，曾享誉武林数百年，他自己也曾仗以自救，无论遇到什么对手，只要展开紫霄剑，没有不立即转败为胜的，何以这次，在一个初出山的娃儿面前便失去了威力呢？他做梦也未想到，肖剑秋为对付各大门派，早已令贴身侍卫每人各练一种门派的最高武学，并将自己已悟出的破解之法一一教授六龙。今日一战，果真是大显神威，天王教首战获胜，肖亮迎战何龙，看来必胜无疑。华山掌门人纪超群心中急似火焚，可又无可奈何。

两人酣斗良久，何龙剑势再变，蓝莹莹的剑光此时已非一缕一缕，而是成了紫茫茫一团。他久战不胜，此时早将内力注入剑身，展开紫霄剑法，身随剑势，剑带人影，身剑合一，直向肖亮卷来。

华山绝学果然威力非凡，紫霄剑法一经施展，肖亮便左右支拙，数次险些被剑点中。何龙心中一松，暗道：这次我要为师傅争光了，制服肖亮，扬名天下。

华山掌门纪超群此时面露喜色，心道 还以为何龙受制无法发挥紫霄剑的威力，却原来不是这样。我华山绝学确实非同凡响。

只有梅保瞧了几眼，心中便觉一慄。紫霄剑法他很清楚，何龙所用招式，形似但神离，加上他内力不继，紫霄剑的威力只发挥了三四成。而三卫肖亮用来迎击紫霄剑的招式，虽只数招，但每一招却是破解紫霄剑法的高超招式。这与他那“震世神功”中破解华山紫霄剑法的招式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但他感到奇怪，肖亮的招式往往未能将威力发挥净尽，倘若将剑尖再递前数分，便可轻易取胜，但肖亮却偏偏未能做到。莫非肖亮手下留了情？他却不知，许多事，并非想怎样便可怎样，明明知道举起万斤巨石便可将对手压碎，但又有谁能举得起呢，梅保练习“震世神功”，是从少林“洗髓经”练起的，他在练成了深厚的内功之后，练习华山“紫霄剑”法以及修习破解之术自是轻而易举，不似肖亮，是肖剑秋为了速成，才传以破解紫霄剑之术。肖亮悟性虽高，但内功不继，故在关键时刻，偏偏递不上去。几次可乘之机，都被轻易放过。

“梅兄，我瞧华山何龙要取胜。”玉兰悄声道。

“不，何龙决非肖亮对手，天王教获胜无疑。”梅保注目斗场也低低答道。

“天王教获胜、十大门派便要任其发落，莫非肖剑秋真的要君临江湖不成？”玉兰显得很焦躁，“你打算怎么办？任其所为？”

“不，”梅保语音虽低，但语气十分坚定，“我们决不能让肖剑秋一统江湖。天王教为患武林、屠我梅庄、惨害同道、欺压良善，他们一日不灭，武林一日不宁，快瞧！”

玉兰顺着梅保目光瞧去，只见何龙使一招“入山礼佛”，

镇山剑疾刺肖亮胸口，此招一出，当真是快如闪电，迅若流星。玉兰刚要暗道一声好，却见肖亮一个“斜步插柳”，身体于间不容发之际闪过，同时剑尖一低，疾刺何龙鹤顶穴。此穴正处膝关节处，一经点中，腿残无疑。何龙急忙挥剑下磕，不料肖亮却是虚招，剑尖突地一昂，快速绝伦地点上了何龙的天突要穴。

“撤剑！”肖亮一声沉喝。

紫光突敛，何龙便似泥塑木雕一般一动不动，心中暗道一声：“我命休矣。”闭目等死。

“三卫退后，”肖剑秋上前一步，“哈哈”一笑道，“众人将成为一家，不可自相残杀。”

三卫肖亮闻声撤剑，答应一声，将身一弹，又退回到原先位置。

“三战两胜，大师可曾记得刚才的诺言？”肖剑秋笑容可掬，目视着少林智刚大师道。

“阿弥陀佛，”智刚大师低喧一声佛号道，“我等既已落败，但凭施主发落。”

“道长和师太可有话说？”肖剑秋又转向武当天鹤道长和恒山云中师太道。

“天王教逆天行事，祸害武林，贫道决不与魔教共事。我等既已落败，别无他求，但盼速死。”天鹤道长言词决绝，心中主意早定。

“云中师太呢？”肖剑秋又转向恒山云中师太道。

“贫尼宁以死谢罪于天下，决不追随天王教尾。”云中师太斩钉截铁道。